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通
藏
中
原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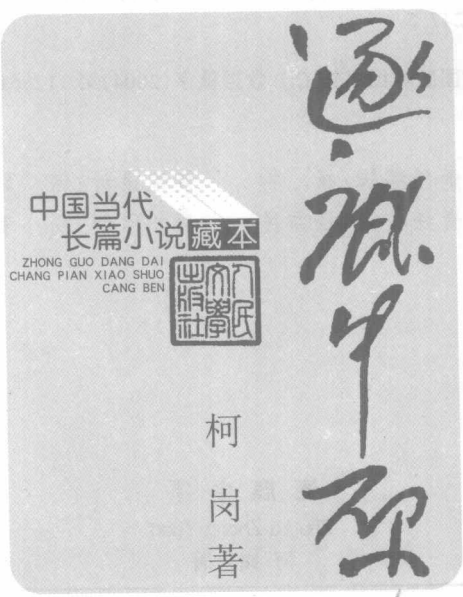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200 年 1 月 1 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鹿中原/柯岗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03-6

I. 逐… II. 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61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周小滨

逐 鹿 中 原

Zhu Lu Zhong Yuan
柯 岗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91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75 插页 3

196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903-6

定价 25.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第 一 章

—

党的小组会结束之后，全体党员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蹦跳着，跑回班上，和大家一起哼唱着，说笑着，到村外山坡上去捡干柴，向老乡们借锅，淘米，紧急动作起来。他们非常明白，胜利是在战前准备的。大家按照上级的指示，今天做好干粮和一切长途行军的准备工作，晚上饱饱睡他一个好觉，拂晓就上路。

只有三班新战士肖红军和大家不一样。他一散会就像遭了雷打的小树那样，一头栽倒铺上，拿被子蒙住了脑袋。班长走到他的铺跟前站了站，伸出手去，想扯他的被子，但又缩回手来，一言未发，转身跨出屋外，坐在屋门口的阳光里。

“这才真是丈二高的和尚，叫人摸不着头脑呵！”

三班长叫张海全，是个挺有性子的特等射击手。除掉日本鬼子不算数，仅仅解放战争以来，他已经亲手射倒大大小小二十七名敌人的军官了。这人是好心肠，直筒筒，一向见不得邪魔歪道，这阵，却叫肖红军给拿住了。他刚才真想像平时那样，一把掀掉被子，立地问出个所以然。但是，转念一想：这回全排单独出发，到军部来完成任务，营连首长曾经再三吩咐，小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格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对简单生硬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高度的战斗士气。为此，还由总支批准，排里成立了支分部。由李排长兼任书记，自己也兼上了支分部的委员和小组长。想到这里，他那双打算扯被子的手，不自主地软下来。

现在，张海全把双肘放在膝盖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脑袋。他企图锻炼一下自己这个只会琢磨射击、投弹和拼刺的脑筋，是不是也能琢磨战士的思想。

他静静地坐着。阳光透过屋后毛竹林子的尖端洒下来。竹叶的影子落到他坐着的石阶上。一个个的“个”字，层层叠叠的出现着，移动着，好像鸡群走过雪地时留下的脚印。这时候，他的脑筋简直像个侦察兵似的，激烈、周密地转动着，搜索着。他想到了他们这批新战士的参军过程，也想到了他们的出身和成分。特别是想到了这批战士的带头人肖红军参军前后的一切表现，简直像朵花，没说的。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一点也不能说明目前的问题在哪里。越想越乱，脑子里一下子像开水似的沸腾起来了，像许多小火苗似的跳跃起来了！耳边重又响起了首长们常常说的那句话：理论要是不能结合实际，那就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他想：大概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吧？可是，立即他又否定了这些，觉得这个问题套不上去。这不是理论，都是实际呀！怎么办呢？

张海全站了起来，回头瞟了一眼蒙头大睡的肖红军。肖红军也从被盖缝里看了看班长。然后，张海全三步并作两步地找排长去了。

二

一排长叫李康，是个有勇有谋小个子的山东人，全军出名的英雄。原先他在营部当通讯班长，去年部队跃进大别山之前，才调来七连一排当排长。这是七连首长们再三争取的结果。这个人一到

连里来,不要说一排,就是全连战士都像得到了一本教科书。人人都拿崇敬的眼光去看他,人人都能把报上登过的关于他的英雄故事,像背书一样,从头至尾背出来。特别是一排有些战士,似乎有点得天独厚的样子,总拿排长当荣誉。他们面前背后,老是情不自禁地向新战士或其他连排的战士,用夸耀的神情摆谈他们的李排长。在他们的感觉中,好像有了李排长就有了一切;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这情形虽然李康多次批评过,战士们表面上已不像半年前那样,着迷似的喋喋不休地谈论了,可是,心里还是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几乎是很习惯的,一碰到问题,就想到了排长。一想到排长,就背出了排长那段神话般的战斗故事。一想到这故事,就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排长。他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

张海全一面到处找排长,一面压制不住地,心里默默念起排长那段故事来——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战争,正在鲁西南定陶县里进行着。这一天,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早就预定好要歼灭的敌军之一,蒋匪主力整编第三师,作为进犯军的突击部队,逼近了大、小杨湖和小李庄一带。第三营的全体指战员们宣誓,他们要坚决消灭小李庄的七百多个蒋匪军。

战斗在黄昏以后开始了。

七连二排作为全营的一把尖刀,担任了第一梯队的主攻任务。战士们由于不可遏止的仇恨和强烈的歼敌信心,时间一到,他们就随着冲锋的号声,随着排长的指挥红旗,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像箭一样,冲过了敌人层层的路砦、外壕,射进了小李庄的纵深。

可是,第二梯队没有来得及跟上去。敌人在这一刹那的空隙里,重新组织了反冲锋的火力,把二梯队反扑下来了;把楔进村里去的第二排,包围在几座家屋里,企图消灭他们。

村子里展开了白刃格斗。敌人用强大的炮火向村外疯狂射击

着，竭力使二梯队和二排完全失去联系和进攻的机会。二排扯进村里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半夜的时候，村外和村里的枪声，比较稀疏了。在离村不远的掩蔽部里，第三营营长马林万分焦灼。教导员已经分配在后面指挥所里，负责后勤工作去了。这种紧急情况下，只有他一个人，并且，情况要求他立刻果断、机智地提出挽回危局的办法。他坐在潮湿的地上。挂在角落里的小马灯，映照着他那消瘦的脸，眉头紧紧地皱着。他觉得作为一个人民战士的指挥员，现在，他犯了严重的过错。他面前跳动着比平时更可爱的二排全体同志们的脸。他听到小李庄村里，偶尔传出的机枪声，仿佛每颗子弹都穿透了自己的心。他探身走出掩蔽部，站在交通沟里，透过昏暗的夜色，向小李庄投去关怀的目光。

营部通讯班的战士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和营长一样焦灼、紧张和不安。大家都想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能够帮助营长做点什么。班长李康，这位刚刚二十岁的青年，一刻不离地守候在掩蔽部的门口，静静地等候着营长随时给他命令。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营长进出了好几次，一个字也没有吩咐他。他自从参军以来，就在这个营里，跟着营长打仗。他心里完全明白，马营长是个智勇双全、爱护战士的指挥员，他决不会让二排白白牺牲在村里，不会让小李庄的敌人逃脱，只是时间过得太快呀！早决定一秒钟，就会早有一秒钟的胜利。

正在这时，营长叫他了：

“通讯班长！”

“有。”小个子的李康，应声从黑影里跳出来，笔直站在营长的面前。

“你去给二排送个信。”

“是！”

营长拿着一个折叠好的字条递过去：

“给，拿上去吧！”

不知怎么弄的，当李康伸过手去接信的时候，营长的眉头一动，又把拿信的那只手缩回去了。他说：

“莫忙。叫我再想一想。”

子弹尖叫着，从掩蔽部的顶上飞过去。李康站着不说话。营长凑近了小马灯，打开了写好的字条，看了又看。现在与其说他是又一次地考虑着信的内容，不如说是在考虑着送信的任务。

刚才当李康伸出手去接信的瞬间，营长想起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他知道现在要交给这个青年战士的任务，实在太艰巨了。他要通过敌人三层纵深配备的工事，把信交给二排的同志们，肯定地说，随时都有被俘和牺牲的可能……于是，他的眼光，很自然的，从字条上转到笔直站着等待任务的李康身上去。他把李康从头到脚，再一次地打量又打量。突然，他从这矮小而又透出钢铁意志的青年身上得到了信心。他相信这个度过小长工生活的穷孩子的阶级意识、智慧、勇敢以及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会给他完成任务的才能。

马营长重新把信叠好，第二次叫着李康的名字：

“去吧！无论如何把信送给二排。信上是要他们一定坚持到拂晓，那时候，咱们全营发动总攻，里应外合，共同歼灭敌人。不管怎样，人民战士是不能当俘虏的！你要记着这句话，并且，告诉他们。给，把信拿好，你是共产党员，你知道！”

李康接过信，很认真地把信的内容向营长背诵了一遍。然后，又把心爱的红色五角帽徽摘下来，留在班上。脖子上用绳吊着，挂了两颗手榴弹，肩上挂起了他顶喜爱的三八式马步枪，向营长敬了礼，而后走了。可是，他并没有走出掩蔽部，却又转过身来说：

“营长，我把这枪留下吧，有炸弹就行。这支枪听说还是咱营在抗日战争马坊战斗中，同志们流血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要是……”

营长没让他把话说完，严厉地制止了他：

“要是什么？你不应该胡思乱想，枪是可以打死敌人的，一定要带上！”

营长这句话，叫李康心里一阵发烧。他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班长，在这种情况下，想到失败，想到死是可耻的！他立刻把枪膛里推上了顶门火，发誓似的说：

“营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回来见你。”说着，他把枪仍旧挂在右肩上，大步走出了掩蔽部。

马营长的心里比镜子还要明亮。他懂得这任务、这时刻对于李康的意义。再加上他的上级给他命令的时候，曾经几次说出了“无论如何”的字眼，这字眼在战斗中给予一个战士的重量有多大！

李康刚刚走了三十来米远近，忽然听到马营长在他背后低声命令着：

“李康，站住！”

“李康，等一等！等一等！”

最初李康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在嗡响，只顾朝前走，等他清楚知道是营长在喊他的时候，才在交通沟里，原地转回身来。

天很黑，营长已经到了眼前，他还看不清营长的表情，只听见说：

“小李，你可一定要记着，不能当俘虏。把信装在衣袋里，敌人向你射击的时候，你就想法隐蔽下来，停一会儿，再前进……去吧！”

营长的话显然没说完。“进”字的尾音拖得很长，最后，突然说个“去吧”！

“是！”李康在黑暗中继续前进了。

李康已经是三年军龄的人民战士了。他曾经接受过马营长无数次的命令。但，他从来没见过像这一次，营长嘱咐又嘱咐，最后，还特地赶上来，叫他把信装到衣袋里。他完全可以体会到情况的

严重性，也明白营长没有说完的那些话。他想，我知道，信还是不能放在衣袋里，一定要拿在手里才行。要是万一遇上了不能脱逃的危险，我可以立即把它吃到肚里去，宁死也不给敌人留下半点痕迹。他心里悄悄地说着：

“营长，你放心吧！李康明白你的心！”

我们的阵地上，有几挺重机枪，在向敌人射击，沉浊而又有力的弹啸，使人感到每颗子弹，都击中了敌人的脑壳。这声音好像一个人在李康的耳边说：

“勇敢永远是胜利，胜利永远是光荣和幸福！死亡永远是属于敌人的！我们是为了千万个母亲们的好日月，为了人民大解放，要永远从胜利到胜利……”

李康弯着身子，摸索着，朝小李庄前进。子弹从他身边吱吱叫着飞过去。他知道这是敌人盲目的射击。他仍然不停地前进。

要通过敌人第一道工事了。他机警地选择了两个单人掩体的间隙，正要跑过去，敌人问：

“哪一个？”

“传令兵！”他很自然地应声着，一闪就过去了。

越朝前走，子弹越稠密。快到村边的时候，机枪扫射起来。他觉得敌人发现了他。虽然是夜里，敌人看不清，但是，一片开阔地，隐蔽却也十分困难。这时，他发现前面有一丛黑乎乎的小树。他伸手一摸，树条又细又软，原来是冀鲁豫老乡们用来编制背篓的金丝柳。这家伙要想挡子弹是没有可能的，为了消灭敌人的目标，他还是打算拉住柳条蜷伏下来。可是，他实在没想到，当他刚刚靠近柳丛，一种突然的，爆炸似的声音，从柳丛里迸了出来：

“站住！什么人？”

李康知道，这下糟了，碰到敌人的工事上来了。但，他还是没有把左手里的信立即送到嘴里吃下去，仍然很镇静地回答说：

“营部传令兵！”

更叫李康措手不及的,是他回话的时候,柳丛伪装着的工事里,敌人已经跳出来,站在他的面前了。一只大手狠狠地拍着他的光脑壳,半信半疑地说:

“哈哈!连帽子也跑掉啦!传令兵?是八路军的吧?”

李康两手垂直地站着。敌人几乎像要和他亲嘴似的,挨上他的鼻子瞅着,想把他的脸盘看清楚。情况万分紧急了。现在李康想把他手里的信吃掉,也不可能了。敌人已经切断了他的手和嘴的联系!

这时,李康一面用手吃力地握着信,心想用手心里的冷汗把它浸碎;一面想到了挂在肩上的马步枪,想到了营长的话:“枪是可以打死敌人的!”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用右手把枪托朝后一挑,枪在自己的肩上架起来,枪口正对着比自己高出半截的敌人的脑袋,他扣了火。

这个敌人应声倒下了。在他临死之前,他并没有弄清李康到底是谁。

信还在李康的手里紧握着。为了怕枪声引起敌人的注意,他立即向前冲过去。可是,仅仅跑了十几步,冷不防又跌进了敌人最后的一道交通沟里。他踩上了一个正在休息着的机枪兵的胸膛。

“谁呀!谁呀?不长眼!妈的!”

“是我,是我,对不起,营部传令兵!”

李康这样回答着。这位机枪兵没有疑惑。他一面爬起来,一面去扶李康。这时,李康隐约看到,交通沟的边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他急忙把机枪抓到手里,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挺装满子弹的日式歪把子。于是,他熟练地抱起机枪,顺着壕沟打起来。

敌人乱了。李康抱着机枪跳上壕沟,直往村里跑。一面跑,一面大声嚷叫着:

“敌人后续部队进来了!敌人进来了!”

敌人听到叫喊,越发慌乱起来。成群的敌人吼叫着,乱打着

枪，朝村外跑去。村里被包围着的二排同志们，趁机也用集束手榴弹，朝敌人堆里甩起来。村里火光映得一片红。在火光里，二排四班长看见了李康，喊起来。

二排全体同志们，这时候看见了李康，就像看见了马营长一样。虽然他带的信，字迹已经模糊了，他却一字不漏地向二排长背诵了出来。这命令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大家更顽强地战斗着，等待着拂晓的胜利。

李康为了让营长早点知道，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准备好拂晓的总攻。他没有久停，就从敌人的尸体上脱下了一套军装，穿在自己身上。跳出二排固守的家屋，在黑暗中从另一个方向，闯出了小李庄，回到营部来。

拂晓，小李庄的七百多敌人，全部被歼灭了。李康成了全军出色的通讯英雄。

三

李康正在一班住的老乡屋子里，脸朝里，背朝外地蹲着，淘米做干粮。张海全一看到排长的脊背，好像问题已经有了办法，心里也不像刚才那样烦乱了。他没有走到跟前，就喜笑颜开地大声叫着：

“排长！排长！”

“啥事？”李康仅仅转过头来问。

“我有事向排长汇报。”

“讲吧！啥事？”李康仍旧在淘米。张海全朝一班战士们瞅了瞅，声音低了一点说：

“排长，请你到这边谈谈好不好？挺重要的。”

李康甩了甩手，站起来，跨到屋外去。他的眼珠朝张海全看一

下,心里说:“嘿!他倒果真有点进步了。担负了党的工作,居然跟甩手班长不一样了。要是从前,他离你八丈远,就迸出来了。这阵他好像也懂得了影响,懂得了什么话该在什么地方说了。”

他们俩肩并肩地走出了一班住的天井,到大门口站下来。张海全一口气,把党小组会散会以后肖红军的表现,以及他为这件事所做的努力说了一遍。最后,他十分肯定地说:

“没法子,排长,我是实在找不到一点原因呀!首长们常说,解决思想问题,一定要找到发生问题的根源才成。可是,我就碰上了个没有根源的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呢?”张海全焦灼地盯着排长,好像排长就是灵丹妙药似的。

李康皱了一下眉头,仰起脸来,把他那本来就嫌小了点的眼睛,紧紧眯缝了一阵,说:

“在会上他说了些什么?你碰了他吗?”

“没有。”

“对待战士的思想问题,可不像在阵地上打冷枪哟!”

“没有。我明白。在会上我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大家都很高兴,没有怎么讨论,都要求抓紧时间,快去做干粮,就散会了。肖红军从头到尾没发言,大家觉得奇怪,可谁也没说什么。我也感到有点不对劲儿,散会后就赶紧去找他……”

李康在听着张海全这些话的时候,眉头越聚越紧,几乎两条眉毛快要连在一起了。张海全一言不发,定睛瞅着。住会,李康说:

“你去做干粮吧,别管他,等会儿,我找他谈谈。”

张海全应诺之后,转身去了。

李康仍旧车转身,和一班战士们一起做干粮。可是,他心里确实也有点沉重了。他感到这决不是个等闲的问题。一个下级指挥员,如果不能时时刻刻摸清自己战士的思想,那是非常危险的。然而,现在这却是个谜。他不自觉地集中自己的全部思想,围绕着肖红军这个不到二十岁的战士转起来。

其实,这青年的真名,并不是叫肖红军。在花名册上,至如今还是肖洪举。只是他来到连上之后,当大家零零碎碎知道了一些他的身世,再加上他本人又生得精明、利洒,工作积极热情,处处表现着连队就是他的家,和一般新战士的规律有点不一样。因而,很快他就成了大家喜爱的人物,在整个连队首长和战士们的心目中,简直像朵春天里的花苞似的,充满着朝气,散发着芳香。这样天长日久,大家混熟了,有些战士完全出于歌颂和爱慕的心情,很自然地把他的名字叫成了肖红军。他自己也很明白同志们这叫法是好心,所以他也不吭声地接受下来了。

肖红军的军龄,到现在为止,才不过三个来月。按理还是个新战士。新战士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既没有立过战功,也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就成为这个连队的中心人物之一,确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又何况这个连队一向是攻得开、守得住、载有许多光辉战绩、全团公认的钢铁连队呢!

在人民战士的行列里,一个人要想取得那些身经百战、千百次用生命夺取了胜利、战胜了死亡的战友们的足够信任和爱慕,仅仅凭着自己的举止言谈是有可能的。这也决不只因为肖红军是这次参军新战士的带队人,县委工作队的介绍信,是由他亲手交给首长们的,并且,其中还有他本人是中共候补党员的组织关系等等。更主要的,还是工作队转来了肖红军在被党吸收的时候,地方党组织整理的一份关于他的比较详细的材料。这材料是首长们和李康他们几个支部委员统统看过的。只是,现在那材料不在手头,李康所能记起的,除掉他们几个红军家属大同小异的历史遭遇之外,特别引起注意的,还是肖红军在参军以前所特有的行为。

肖红军是在去年八月,部队刚一进入大别山,土改工作队还没有到他村的时候,就带头组织了农民积极分子,工作队一到他就参加了民兵的。九月里,有一天,工作队的陈队长又到他村来筹粮,把粮筹好之后,陈大姐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派他送到县委去。大

姐和工作队的同志们，在村里等他带回信来。要他无论如何，多加小心，连夜返回来，不然，大姐就要转移了。

那阵，地主、小保队（地主武装）闹腾得正凶，土地改革也搞得正紧。整个大别山重又沸腾起来，广大农民同地主、恶霸展开了真刀真枪面对面的斗争。我们的野战军和敌人的正规部队，整天周旋着，寻找着歼灭敌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肖红军知道这个任务是不简单的。到县委去虽然路不太远，可是，沿途并没有自己的队伍。他思忖着，仗着路熟，接过信去，说了声“大姐放心”，一出村，就岔上了大山小道。

他暗自合计了一下，就是这番主意。这条路一来是近，二来也偏僻，没人走。免得半路碰上敌人的队伍。于是，他把信往贴身衣袋里一塞，放开脚步走去。

约莫个把钟头的光景，脚下已经扯过了十多里路了。沿途一个人影也没碰到。他心里正在庆幸着主意打对了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爬上了老山背，钻进了一座黑压压的大松林。他知道这林子足有五六里方圆，遮天盖日，全是高大的马尾松。这里因为地势高，太张风，整年累月松涛总像瀑布似的呼呼响。在平时的热天里，是放牛娃儿们歇凉的好去处。可是，这时候，他一走进去，不知道是心里有事呢，还是怎么的，反倒觉得分外阴森可怕了。于是，他格外警惕起来，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朝四外轮扫着，脚步随即加大了。

忽然，他感到简直像梦一样，林子静得一点声息也没有了。虽然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刷刷响，可是身子仿佛一点也没动。他急得胸脯像风箱似的喘着粗气，仍然不能按照他所想的那样，一步跨出林子去。突然地，他的头发根子猛一颤，眼睛在路边的一棵大松树上，碰到了个不大的字条。现在，他又想起了已经去世两年的陈四合大叔，亏得他在放牛的时候，用树枝画着，教他学了几个字。这阵，他能清楚地看到，那字条上明明写着“活捉陈队长，杀绝工作

队”几个大字。这些字在他看来，就是地主们重又来到了眼前。他脊椎骨上一阵发烧，心一横，伸手扯下那张标语来，随即撕得粉碎。然后，他又跳起来，从树上折了一根足有鸡蛋那么粗的松桠子，紧紧握在手里，照旧迈大步往前走。心想：“反正已经走到这里了，再返回去也来不及了。真碰上你们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说来有点凑巧。也许是冤家路窄。果然当他快要走出林子的时候，路旁跳出了五个小保队，大喝一声，把他挡住了。

“站住！干什么的？”三个拿步枪的，一齐瞄住了他。一个手提马刀的朝他走近来。另一个拿手枪的，站着没有动。

还好，肖红军打眼一瞅，没有一个面熟的人。看样子他们并不是这一带的地主王八蛋。他的心倒反静了点。

“到县上去的。”

“哪个湾子的？”

“王家畈。”他故意编造了这么个地名。敌人仍然没发觉。

“到县上干什么？”

肖红军没有来得及回话，那个提马刀的家伙，已经从他衣袋里把大姐的信抄出来了。这下，他的脑袋轰一下子大起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个拿手枪的敌人看了看大姐的信，双脚跳着说：

“这就是陈队长的信，快说，她在什么地方？不说，马上砍了你！”

这家伙虽然凶神恶煞地跳着，肖红军却是更加镇定了。他知道大姐的信上并没有写地点。他心里有了底。于是，他故意装做十分胆怯而又羞愧的样子，低声说：

“王家畈……”

“王家畈！王家畈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那人怒眉怒眼地瞪着他。

“二十多里。在北边，要爬大山！”

“走！走！带我们去。今天非要活捉这个臭婆娘不行……”那